

沿途 的向阳 花



Yin Hong Chao

殷宏超 著

骑行万里
去见那个
带我穿越黑暗的
泰国女孩



Yin Hong Chao

殷宏超

沿途 的向阳花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5·北京

内 容 提 要

2014年10月末,一位“90后”青年记者孤身从成都出发,以骑单车和租摩托的方式穿越了大半个东南亚,去曼谷见一个泰国女孩,这个女孩曾在他人生的低谷送去过温暖。100天后,他途经中国西南、越南、柬埔寨和泰国,风尘仆仆地见到了她,并当面表达他的谢意。生命有一千种值得探索的可能,而旅行是其中之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沿途的向阳花 / 殷宏超著. — 北京 :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180-1712-6

I. ①沿… II. ①殷…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1699号

策划编辑: 李 猛

责任编辑: 李 猛

特约编辑: 田 萍

责任印制: 储志伟

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东里A407号楼 邮政编码: 100124

销售电话: 010-67004422 传真: 010-87155801

http://www.c-textilep.com

E-mail: faxing@c-textilep.com

中国纺织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2119887771

北京佳诚信缘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15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7

字数: 159千字 定价: 36.00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图书营销中心调换

序 ... 言 ...

2014年10月末，我孤身从成都出发，以骑单车和租摩托的方式穿越了大半个东南亚，去曼谷见一个泰国女孩，她曾在我人生的黑暗时光中送来温暖。100天后，途经中国西南、越南、柬埔寨和泰国，风尘仆仆的我见到了她。

这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像荒野尽头的一朵向阳花，四季轮回，成熟的时候，枯萎的花瓣和充盈的果实留下变迁的痕迹。会唱歌的农夫经过，剥开一粒，品尝它在乌云或者阳光下生长时的微笑。

诚然，大部分人关心故事的结局，但最值得展示给公众的，并不是我和她的私人情感。在西南山区的冷雨中，在东南亚热带阳光的暴晒下，除了皮肤变黑，似乎还有些别的，那些异域孤独跋涉中的际遇和漫想，是我所愿意谈及的话题。但不可避免的是，写下这些姑且可以被称之为文字的东西，就有相当大的可能是在把自己旅行中的经历和感受强加给读者。

故事和观点构成了接下来的内容。第一人称的大量使用可

能会造成不适的阅读感，但正如《瓦尔登湖》的作者戴维·梭罗所说——“如果我对任何人都了如指掌，我就不会过多地谈论自己了。然而我阅历尚浅，只能局限于这个主题。”

除了我之外，一些似曾相识的面孔会出现在本书中。为了见五年前的初恋，和我一起在深山中骑行的网友“馒头”；放弃爱情和事业，在大理双廊小镇上准备做一辈子义工的东北姑娘毛毛；丽江古城酒吧里，一晚上只有100元卖唱收入的《中国好声音》海选歌手阿龙……他们其实就在我身边，却往往因为我们对生活的观察不够造成视而不见，旅行让重新发现成为可能。

人与人之间的大多数交流产出废话，但这并不能成为掩盖交流价值的理由。对于把风景当作次要享受的人而言，吴哥窟所有的遗迹，也抵不上与一位典型的柬埔寨人真诚地交往片刻。比起废墟和风光，它可以让你看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鲜活缩影。

在越南，有北部女孩寒夜里救起困在路边的我；也有岷港小贩叫嚣着让我从他的小吃摊滚出去。在柬埔寨，一次充话费时的偶遇，直接促使了我在摩托旅行的沿途为柬埔寨贫困儿童募捐……

未知中的真实情感往往震撼人心。我仍然清晰地记得，2015年1月7日那天晚上11点，柬埔寨首都金边，湄公河畔人声鼎沸，游客们正在尽情狂欢着这灿烂的异域夜生活。两条街之外的廉价旅馆里，柬埔寨女孩Linda和我背对背躺在床上。她低声啜泣，蜷缩的身体不停颤抖。良久，才转过身来，抱住了我。“带我去中国吧，”她哽咽着对我说，“我

想嫁给你。”我欲言又止，第二天早上，独自离开了这个国度。如今她已经成了陪酒女郎，因为只有被迫出卖肉体才能赚到足够的钱供她的母亲治病……

走在左边路上却希望看到右边风景的人热衷于旅人的遭遇，仿佛正是他们把故事从远方带了过来，又或者这些故事便是旅行的意义了。但我更愿意相信生命的璀璨在于思想和精神的不断变迁，旅行作为生活的另一种可能为变迁提供了方式和条件。别样的经历更容易产出不同寻常的思维，在书中，我记录了这些沿途的思考，但愿上帝不要因此而发笑。

另外，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追逐自由的普世价值观固然是正能量的体现，在流俗的当下，却大都是一种廉价的迎合。实际上，我希望尽可能真实、完整地把一场旅行呈现出来，让读者自己去评判，而不是为了迎合主流的论断削足适履。

如果一个人把那些别人没有去过的地方挂在嘴边，总是向所有人宣称他见过或正在经历宏大的场面，恰好说明他的世界还很狭窄。还有一些人，陶醉于讲述自己的过去和观点，却很少理会那些琐碎或者千篇一律是否能够带给听者不一样的感受。不幸的是，我现在正在做这样的事。

愿意耐心倾听他人故事的人，是沉在杯底的茶叶，既不轻浮判断，又不失真知灼见。

殷宏超（毅义非凡）

2015年3月27日

只要在我的生活中能有变迁——
变迁和无法预见的刺激，
我是准备踏上怪石嶙峋的山崖，
奔赴暗礁满布的海滩的。

——威廉·毛姆（英国作家）

目
录

第一章

一千种可能

开往荒芜的夜班车 / 2

来自曼谷的拥抱 / 7

另一种人生体验 / 11

秋天的脉搏 / 15

第二章

山间长歌

从村庄开始 / 20

一把练习琴 / 28

在重峦中仰望 / 33

和“馒头”一起寻找初恋 / 41

第三章

漫漫浮世途

当艳遇成为职业 / 52

被欢歌掩饰的枯萎 / 58

一头叫“姐姐”的猪 / 64

野草继续歌唱 / 78

第四章

际遇与变迁

烈士永垂不朽 /92

被误解的越南姑娘 /99

没有飙车党的摩托王国 /109

一个岷港小贩的爱国主义 /115

格瓦拉的启示 /123

逃离高脚杯 /134

第五章

摩托日记： 从西贡到湄公河

第一天：路边的中文牌坊 /142

第二天：越南人的幸福感 /150

第三天：抱拳 /156

第四天：归途 /160

第六章

深渊过客

喜欢和信任的区别 /166

柬埔寨的背影 /174

到底要不要去当陪酒女郎 / 184

6号国家高速是一条土路 /195

受挫之旅 /204

屋顶酒吧漫想 /212

吴哥窟：废墟之花，暗香残留 / 219

178美元 / 225

过去与未来 / 230

湄公河畔只剩下眼泪 / 237

第七章

南边的风依然湿

现代国家 / 246

曼谷的向阳花 / 253

后记

语无伦次的旅行总结 / 259

第一章

一千种可能

开往荒芜的夜班车

事情要从2014年的春天说起。3月，暴徒袭击了昆明火车站，马来西亚航班MH370意外失联。而我正在中国东部一家报社采访、写新闻，每天奔波在街头或者玻璃的建筑里，亲历那些所谓的新闻事件。

中国大多数报社记者的工作强度可以和环卫工人以及建筑工人相提并论，一天的忙碌过后，凌晨时分搭上一辆夜班车是常有的事。一个半小时的车程里，我听着歌，穿行在深夜的城市，然后回到出租屋里，面对斑驳的墙壁和床脚的大堆脏衣服。高强度的脑力工作加体力工作，不规律的作息和饮食，身体疲劳到了极点，神经却依然亢奋。失眠在所难免，眼球布满血丝，隔壁的婴儿在啼哭，安静的思考渐渐化作百无聊赖。

至于明天，大约和昨天一样重复着，循环着。毕业之后，像大多数人一样不知所以地存在着，周末的时光往往更加难熬。我曾尝试着自娱自乐，比如去湘湖钓鱼，或者逛一逛断桥，后来发现这样的消遣无趣到对自己心生怜悯。因为娱乐总是在苦役之后，它可以释放的绝不是天性，而是短暂的逃避。

越是社会压力大的地方，人们越是追逐娱乐，我曾见到公交车上被挤得七荤八素的人仍在坚强地翻看手机，不断刷新着搞笑段子

和四格漫画。与此同时，社会的麻木一面并没有随着时代进步而消亡，在很多我亲历过的车祸、凶杀、意外事故现场，逝者蒙着白布，周围血迹斑斑，亲人嘶哑着喉咙，围观的看客悄声议论：又一个可以发到朋友圈的话题。

但后来，在这心生厌倦之中，我竟加入了他们，这着实让我始料未及。发皱的书籍原本是放在床头的，它们渐渐转移到了厕所，作为排泄时的读物，继而又被丢进了行李箱，最后在搬家的关键时刻留给了房东；不再关心任何身边的故事，对这个年代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充耳不闻，思潮的涌动戛然而止，目光所及便是生命全部的宽度了。

据说人类发明酒精的初衷是为了治病，对某些人来说，直到今天，它的功效依然没有变，不是为了治愈身体的疾病，而是心理上的缺陷。每一次开启瓶盖，都预示着一个漂浮的夜晚。

我锁定了离小区最近的那家酒吧，比距离更重要的是价格便宜。我喜欢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点几瓶啤酒，观察周围的人群。只要稍加留意就可以看出来，他们总是既想掩饰自己的空虚，又装作风度翩翩的样子。这样的乐趣一度让我忘乎所以，尤其是在当我发现自己其实和他们没有任何区别时，这种乐趣更甚了。

当我清醒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些已经醉了，当我醉了的时候，有些还清醒着。鲜有例外的是，他们和我都会在醉后把全部的情绪暴露出来——一个小时前，你看起来那么快乐，一瓶酒后，你像是个被生活打垮了的废物。我所在的那个酒吧，每天晚上都在见证买醉者们真实的过程：高兴地或者高傲地往杯子里倒酒，假装惬意饮用，开始皱起了眉头，最后哭丧着脸抱怨未来。

解脱终究是暂时的，第二天醒来，头痛欲裂却要假装这是买醉带来的

潇洒后遗症，正如英雄身上总得有几块伤疤。但往往，想要摆脱这样的生活，却陷得更深。我原先只有周末才去那家酒吧的，后来，几乎每天下班之后就会去坐坐。醉酒只会让生活更坏，关于这一点，叔本华早就做出了论断——“获取幸福的错误方法莫过于追求花天酒地的生活，原因就在于我们企图把悲惨的人生变成接连不断的快感、欢乐和享受。”

随之而来的是一次次导演幻想，须臾又看到它们在错乱的情绪中破灭。这种自我欺骗总是让我无力，但又沉浸其中——既然生活已经这么糟糕了，何必做一些亡羊补牢的打算。于是不准备结束这种浮躁的生活，反而把它当作了荒诞人生的好习惯，尽管我知道全部的真相。直到三月末的一个晚上，来自曼谷的她出现在我的杯前，树叶又恢复了健康的颜色。

那天其实相当普通，又是一个周末，我毫无悬念地坐在角落里。唯一不同的是，因为稿费到手，格外高兴。本来约了同事，可是他临时有事回去了。我虽为此而寂寞，但奈何早已习惯独自一人，很快便自娱自乐起来。一个月总有那么一两天，自我满足的情绪占据了一切，对于生活在地下的人来说，过度的欢乐等同于回光返照。

这样的快乐真是一种不可多得也没必要刻意获取的情绪，人之所以感觉乏味或者悲伤，很有可能来自于将当下和快乐时光进行对比。伊壁鸠鲁大言不惭，他以为快乐就是一种恬静的状态。那意味着没有情绪才是真正的满足，可凡人中又有几位能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呢？至于酒鬼，快乐的顶点便是痛苦的开端。

我很快就醉了，因为那位矮个子的酒吧歌手又开始唱李志的歌，每天晚上，他都会把中国当代民谣的精华奉献出来，成了我虚无缥缈的下酒菜。点燃一根烟，一天的经历幻灯片般播放，提醒我

在歇斯底里之前应该跟现实打一声招呼。

早上，我在城西跑了一场车祸，货车从建材市场出来时撞上了电瓶车。医院里，被撞的大妈每隔一分钟就要从插满管子的口中喷出一大摊血，儿子给她擦嘴的纸巾把纸篓都快填满了。下午，去法院旁听案件，前男友用刀捅死了现男友，因为录音不小心被发现，法警没收了我的手机。庭上，法官问他用刀捅死对方之后，周围的人有没有劝他报警？他的回答是：“没有。当时周围的人都在笑，有人还提醒我没死，让我再捅几刀。”

从那些算不上惊心动魄但却是人所不常见的地方出来，回到报社，思考报道的角度。唔，车祸应该着重强调肇事者和伤者的社会阶层，两个底层家庭因为在路口前薄弱的安全意识，最终导致悲剧。至于案件，就当作普通的社会新闻好了。我每天的工作就是重复记录社会上的极端案例，刊载在第二天的报纸上，以供出租车司机以及退休老人打发时间。

随着工作的深入，这些极端成了我的日常生活，我甚至开始觉得这些极端才是正常的社会。第一次看见一个人横尸街头，我会止不住难过，但当第10次看到，我虽不至于窃喜，却也麻木到没有了心理起伏。这个时代真的需要这样的新闻吗？我正在从事的行当是否意味着给娱乐社会增添更多的谈资？我的价值便是让人们在看到这些新闻时感到新奇，然后极大或者部分地满足了他们的空虚？而我不也正在空虚中饮酒，感叹着人生的无为吗？

失落从一连串的自我发问开始的，继而无法自拔，沮丧和浑浑噩噩联袂赶过来加油助威，它们自称是精神世界的黑白无常，专门为行尸走肉喷吐迷茫的雾气。

酒精谋杀胃与理智，狂放的情绪最为不堪一击，甚至不需要外

力便土崩瓦解了。想必诸位应该见过失落的醉酒者，他们语调缓慢，口出狂言，表情呆滞，把一切都不放在眼里，却又突然像个孩子般掩面啜泣。那天晚上的我便是其中的一位。

当我把酒杯打碎在地的时候，周围一定投来了很多目光，其中的绝大部分是恶作剧式的。一种奇怪的逻辑流传在酒鬼中——他们都有过醉得丧失理智的经历，也知道自己曾被人嘲讽挖苦，但当有同类喝醉后，他们却也毫不吝惜地送上诋毁。当然，这无可厚非，因为假如我在清醒时看到一个喝醉了且满嘴胡话的人，也会给予“逗逼”的评价。

服务员很快就赶过来清扫地上的玻璃碎片，我却叫他再上几瓶，他没有满足我的要求，而是拿起我的手机，准备打电话给我的朋友，送我回去。我很不满意，嘴里嘟哝了些什么自己也忘记了。

僵持不下之际，一个女孩子走了过来。我之所以意识到她的存在，是因为她轻轻地抱住了我。我本能地推开她，同时也一下子清醒了过来。这个拥抱带来的感触过于强烈，以至于战胜了酒精的作用。当我抬起头，眼中的她个子并不高，留着长发，皮肤按照东亚人的标准，算不上白，甚至有点黑。

来自曼谷的拥抱

出于残留的自尊，我努力装作歉意十足的样子，试图在一位陌生女性前留下好印象。可是这一坐起来，却打了个荡气回肠的酒饱嗝。她不仅没有厌恶，反倒拍了拍我的后背。“会好的。”她一边拍打着我的后背，一边把头凑了过来，关切地说出这句蹩脚的汉语，像是广西或者广东人在说普通话一样。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人，而且是个陌生姑娘，如此不嫌弃一个标准的酒鬼。

服务员给我拿来一瓶矿泉水，喝了几口后，感觉好了很多。但同时我的手因为颤抖，也将矿泉水瓶打翻在地。她将瓶子捡起来，立在桌上。我望着她，眼神里充满了感激，这反而让她显得拘谨起来。

“你是广东的？”

“不是，我是泰国人，我汉语不是很好，你会说英语吗？”

“好啊，我当然会。哦，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多年轻多单纯，有时还有点天真。)”

“OK, You need to go home. (你该回家了。)”

她说自己在曼谷工作，来杭州出差，明天下午的航班回国。

我们用最简单的英语聊了一会儿，加了各自的微信（在泰国，